

樗

齋

漫

錄

樗齋漫錄卷之九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篋

西僧利瑪竇言天地間止有三行水也火也土也又以氣爲一行人頗以爲誕余謂此非利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至矣盡矣然此非邵子之言也岐伯對黃帝曰大氣舉之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浮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鷄子幕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如覆奩於水而奩不沒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卽氣減一尺地卽有一尺氣

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
蓋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
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鮑
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氣隨氣爲水母氣聚水生
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涌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
時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間有許多氣自有許
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
以涸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無沴矣夫日者火也
蓋日圓竟千里無物不被升天萬物焦入海則萬

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濫易至汎溢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誕也一孝廉空空如也儼然師席侈口不慙一日述先輩之言曰學者以謹默爲第一義凡矜夸張大者皆學不足也譬如酒罐半罐者鳴滿罐者決不鳴此至言也但非之人可言耳梁溪葉文通譴之曰然亦有辨不可混過孝廉問曰何居文通曰也須知空罐原不鳴之人慙愧聞者絕倒

近日有游山到絕異處不能贊一辭但曰怎麼處又
曰豈有此理此真深于贊者也嘗聞坡公讀山谷
煎茶詩曰黃九怎得不窮如此贊語非我坡公決
不能道因思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卽此
意也今有見人詩文輒曰秦漢秦漢盛唐盛唐見
人舉業輒曰王唐王唐者固知此人不識一字也
坡公答李端叔書曰往往爲醉人所摧罵自喜漸不
爲人識此坡公何等意度想名心頓歇方得有此
近日有一鉅公亦爲醉人所摧罵蒲城俱駭爲異

事不覺令人轉憶坡公耳

文子曰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此卽退一步天寬地
濶意也蓋惟後故前惟退故進今世多爭先之人
所以下人多而上人少也哀哉

列子以仕衛爲嫁于衛嫁字甚妙臣之事君婦之事
夫從一而終之成靡它無二也所以烈女不更二
夫忠臣不事二主並稱焉硯北子聞之笑曰其如
今日再醮者多何

舜有傲弟人皆知之舜有賢妹人不知也列女傳舜

序會終姓奴
見為

釋名

卷九

女弟繫與二嫂諧或又云髻腹與象欲殺舜其妹
嫫每為之解故舜得免按說文畫嫫舜妹嫫或作
嫫史正義作穎又作繫畫始于嫫故曰畫嫫是繫
與嫫一人也噫亦異矣只此一端世上男子不如
婦人者多矣象哉象哉豈特舜之罪人抑亦不可
為嫫之婢妾矣

印行書籍始于後唐宰相馮道李愚請今刊國子監
田敏校正九經又母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于交游
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

遺學者後仕孟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鏤九
經于成都三宰相可謂有功于文教矣然亦孰意
今日竟有歪山人詩炒老童生文稿也耶三宰相
知此定以作俑自悔

葉敬君曰心身至親至近不相離也身之不知何以
爲心愚嘗讀黃帝內經云凡人兩手足各有三陰
脉三陽脉以合爲十二經脉也手之三陰從臑走
手手之三陽從手走至頭足之三陽從頭下走至
足足之三陰從足上走入腹絡脉傳注周流不息

故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者也其始從
中膻注手太陰陽明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
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少陰少陰注手心主
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陰復注于太陰其氣
常以平旦爲紀以漏水下百刻晝夜行流與天度
終而復始也三復至此愚因有感而悟焉曰氣穴
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經分十二以行十二時人
身之中天地備矣陰陽全矣晝夜之道通矣姑無
論其他卽人自平旦寅時至於夜之丑末有能

默而知其爲寅爲卯者不得已而假借漏水之下
箭之浮沉以紀其時烏知人身中自有真漏水乎
如能靜觀經脈氣血從中府起循臂下至少商穴
止是爲手太陰肺經吾知其爲寅時矣從少商交
與商陽循肘上行至鼻旁迎香穴止是爲手陽明
吾知其爲卯時矣從迎香交與承泣穴上行至頭
維對人迎循胸腹至足厲兌止是爲足陽明胃經
吾知其爲辰時矣從冲陽過交與足大指隱白循
腿腹上行至腋大包穴止是爲足大陰脾經吾

知其爲巳時矣從大包交與腋下極泉循臂行至
小指少冲穴止是爲手少陰心經吾知其爲午時
矣從少冲交與小指少澤循肘上行至面聽宮穴
止是爲手太陽小腸吾知其爲未時矣從聽宮交
與精明循頭頸下背腰腿至足小指至陰穴止是
爲足太陽膀胱吾知其爲申時矣從至陰交與足
心湧泉循膝腹上行至胸俞府穴止是爲足少陰
腎經吾知其爲酉時矣從俞府交與乳旁天池循
手臂下行至中指中冲穴止是爲手厥陰心胞絡

吾知其爲戌時矣從中冲交與手四指關冲循臂
上行至面耳門穴止是爲少陽三焦吾知其爲亥
時矣從耳門交與瞳子竅循頭耳側脇下行至足
小指竅陰穴止是爲足少陽膽經吾知其爲子時
矣從竅陰交與足大指端大敦穴循膝股上行至
腹期門穴止是爲足厥陰肝經吾知其爲丑時矣
此吾身十二時之漏箭默以供吾心眼之靜觀學
者所當近取諸身以爲存心養性之助者也

孔子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曰聖人行二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三代以還茲風蔑如矣
震世英雄乘時邁運聖寰宇鼓鑄人群才識意氣
非不卓偉可觀而學不聞道行非粹白志急于功
名心累于多慾君子惜之漢唐宋英雄真主迹其
舉動醇駁雜用王霸吾不暇細求苛責第舉其根
本之大者漢高帝始入關中見秦宮室金帛子女
目眩神搖輒生愛戀若非樊噲留侯苦口力諫一
行沉迷黔首失望豪傑解體尚復有漢乎固知其
心志之不能超于物表矣大業甫就輒忌功臣猛

將悉行誅夷若浮雲富貴黃屋非心必不剪所忌
以杜後憂我之恢基建業所仗戮力何人大勲既
集必滅之而後朝食亦太忍哉呂后糟糠之妻相
從于流離艱苦一朝富貴以區區戚姬之愛數欲
易太子溺牀第之情忘根本之慮卒之積毀閹闈
流禍社稷有道真人固如是乎光武平居自歎仕
宦須至執金吾娶妻須娶陰麗華其志願不過如
此余觀其昆陽一戰大有麾斥八極之氣雄才英
略洵千古無倫矣既得麗華生平願足不勝其耽

朔寵嬖郭后與太子疆並以無罪坐廢當廢太子疆乃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嗟乎郭后與疆何罪而廢陰氏與陽何名而立不過爲麗華之色耳胡氏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疆非后子乎由斯以觀光武之勝公孫述隗囂諸人者獨才氣耳宋太祖曰洞開諸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陳橋之變陰謀密計鬼神莫測是可爲洞開諸門乎人方以孤

兒寡婦挈而授我而我一旦回而易心欺而取之
此真操莽何異假令守成不善不再傳而失之名
當何如醜矣蜀王建失道以兵平之建之所爲失
道徒以一女妖花葉夫人故也一得而輒收之官
中寵冠後庭此與桓温私李勢女等耳又何以責
王建哉藝祖之心不能超於物慾之上又明也帝
王之興真有天命非緣其才與德必足以得之吾
觀三君之足以失者良亦不少矣三代以後吾安
得見有道至人經營天下哉陳圖南似有志于天

下天命不屬而止令其當藝祖處其氣象必有可
觀而惜不獲見也豈後世之氣數則然耶三代而
下帝王有道者惟漢文梁武梁武敗於侯景議者
少之失止納叛不明闇于既本非以不德基禍也
直是運數不能逃耳余觀其神武戡亂精明勤政
淵博綜古慈愛拯物清淨持身超朗離愆神采臨
難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彼直以幻泡眎黃屋脫屣
而去耳再曰荷荷史臣不察之語不足憑也樗道
人曰武帝得此佛力也縛真枯此佛心也

亦云
口從

九人
又前
之矣

張孟竒據爾雅辯國策史記雞口爲雞尸之誤牛後
爲牛從之誤欲作寧爲雞尸無爲牛從蓋言尸主
也從從也寧爲小之主不爲大之從似爲有理卽
使並存雞口牛後自不如雞尸牛從爲古雅矣文
字雅俗此亦可觀其一班也作者亦辯別至此乎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
于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
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
是疫胎之鬼也何物笨伯出此快語

管子書多古字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此兄字乃古况字而註以爲召忽謂管仲爲兄陋矣一日述此冷居士笑曰今其人謂兄爲况乃從管子得來第不知謂叔爲椒却從何處得來耳聞者絕倒蓋吳中輕薄特以兄爲况以叔爲椒冷居士深惡之云

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至言也然愛氣須養氣則閑欲平意靜神要矣蓋閑欲以平意平意

以靜神靜神以養氣節候自然如此今之病皆火
爲之火卽氣也此氣順卽爲水此氣逆卽爲火使
此氣順而不逆則火皆爲水而病自不作矣養生
者知之

國朝設官分職祇具空名惟郡邑學官爲甚不肖者
無論已卽翩翩文采者亦僅以筆札給事上人爲
要務至於作養人才講解經籍二事則毫不經心
余憶宋政和中有建言者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
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

責任師儒之意故鄒公浩嘗爲穎昌府教授范純仁爲守嘗加禮重一日純仁欲鄒公爲撰樂語鄒辭不爲范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廣厲學官者此張孟竒之言也

古先聖王在位皆作樂皆有歌詩惟至周始大備者以一代兼數代也故古樂自雲門而下必皆有歌先聖王亦皆世世傳習以遺後人故周公得而用之耳或者謂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

續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周公棄而不用者以
其過於質也余謂不然蓋歲久制亡不可復考故
不得而兼用之卽周公當時亦不能無遺憾者有
其存之周公自當兼用固不止監於二代矣自漢
高帝爲武德之舞時雖叅用招舞而更曰文始武
舞更曰五德又因秦樂人以制宗廟樂詩唐山夫
人及武帝宛馬等篇出而古聖人之制遂泯故黃
帝以下之詩於是併亡矣夫公子完去陳時虞招
猶不廢卽負擔流離之際不敢失墜漢興時老師

只恨蕭何入陸沈
秋收野稻不埋金
道古為今一得真
焚為元州一得真
吾其內府神地以
原一風法未得真
一短札會之真
平云此亦不真

宿儒當有存者於此時能訪求之猶可存十一於
千百今秦既不師古漢又因秦舊而不復求古則
古樂之亡固秦之罪漢亦不得辭其責也惜哉

屠緯真有采真詩八章今錄其首篇已足為煩熱世
界一帖清涼散矣詩曰王侯貴薰天車服赫衢路
寶玉若崇丘郿塢矜積聚禍福在眉睫生殺由指
顧機權阨墜深倏忽雲飈驚萬夫候顏色四海望
喜怒華屋高崔嵬層臺何軒翥疎簾媚花竹羅縠
飄煙霧開筵奏伎樂度曲按宮羽鸞釵儼成行娥

眉日進御憂樂相煎熬嗜慾紛蝕蠹自謂萬年期
誰知等霜露瞥然大命臨黃金那可錮朝旦讌華
堂日暮遊泉路妻孥守總帷賓客皆縞素珠玉委
泥沙松栢偃丘墓墓前啼猿熊墓後走狐兔燐火
青熒熒山鬼夜深語陰陽幹元運萬物歸氣數英
雄盡土灰貴賤那得度生時營六合一死杳何處
古來總消歇屬續猶不悟情尋太上言修真景可
駐清虛蛻塵囂純白纒汚跳身五行外復受陶鑄
神超形乃越茲理庶無誤

自時又蜂不食自留之
今之五記也
其所以也
其所以也
其所以也
其所以也

西楚江進之曰 太祖微行至田舍見一村翁問其
生庚翁告之某年月日時皆同上 太祖曰爾有
子乎答曰否有田產乎曰否然則何以自給曰吾
恃養蜂耳曰爾蜂幾何曰十五桶 太祖默念我
有京省渠以蜂桶敵之此年月日時合之符又問
爾於蜂歲割蜜凡幾次翁曰春夏花多蜂易采蜜
不難結我逐月割之秋以後花漸少故菊花蜜不
盡割割十之三留其七聽蜂自啖爲卒歲計我乃
卽春夏所割蜜易錢帛米粟量入爲出以糊其口

示海以法以不
之也下

而蜂亦有餘蜜得不餒明歲又復釀蜜我行年五十而恃蜂以飽蓋若此他養蜂者不然春夏割之即秋亦盡割之無餘蜜故蜂多死今年有蜜明年無蜜皆莫我若也 太祖嘆曰民猶蜂也君人者不務休養竭澤取之民安得不貧以死民死而國無其民稅安從出是亦不留餘蜜之類也蜂丈人之言可爲養民者法矣

長洲令君江進之曰楚人謂虎爲老虫姑蘇人謂鼠爲老虫余官長洲以事至婁東宿郵館滅燭就寢

忽碗碟砉然有聲余問故闍童答曰老虫余楚人
也不勝驚錯曰城中安得有此獸童曰非他獸鼠
也余曰鼠何名老虫童謂吳俗相傳爾耳嗟嗟鼠
冒老虫之名至使余驚錯欲走良足發笑然今天
下冒虛名駭俗耳者不少矣堂皇之上端冕垂紳
印纍纍而綬若若者果能遏邪萌折權貴摧豪強
歟牙帳之內高冠大劍左秉鉞右仗纛者果能禦
羣盜北遏虜南遏諸夷如古孫吳起剪之儔歟驟
而聆其名赫然喧然無異於老虫也徐而叩所挾

國家賦法
清民在令之時
貧民由是
賦可納口稅之
賦之賦也
入時之一望矣

止鼠技耳。夫至於挾鼠技，冒虎名立民上者，皆鼠輩天下事不可大憂耶。

雪濤集云：爲令之難，難於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濟。陽城以拙蒙賞，蓋猶古昔爲然。今非其時矣。國家之需賦也如枵腹待食，窮民之輸將也如挖腦出髓。爲有司者前迫於督促，後懼於黜罰。心計曰：與其得罪於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於無若我何之百姓。是故號令不完，追呼繼之矣；追呼不完，筆楚繼之矣；筆楚不完，而囹圄

而桎梏民於是。有稱貸焉。稱貸不得。有賣新絲糶新穀耳。絲盡穀竭。有鬻產耳。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後賦可完。賦完而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嗚呼。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可不痛哉。或有尤之者。則應曰。吾但使國家無逋賦。吾職盡矣。不能復念爾民也。余求其比擬類駝醫。然昔有醫人自媒能治背駝。曰。如弓者如鰕者。如曲環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駝。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臥駝者其上。又以一壓焉。而脚躡焉。

駝者隨直亦復隨死其子欲鳴諸官醫人曰我業
治駝但管人直那管人灰嗚呼世之爲令但管錢
糧完不管百姓灰何以異於此醫也哉雖然非仗
明君躬節損之政下寬恤之詔卽欲有司不爲駝
醫可得耶噫居今之世無論前代卽求如 二祖
時比歲蠲免亦杳然有今古之隔矣

雪濤集云見卯求夜莊周以爲早計及觀恒人之情
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
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家當矣妻問

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雞乳之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牯牯復生牯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牯所生者又復生牯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我乃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怫然大怒以手

不令其以口舌與
他家不與之不和
亦無恙者

擊卵碎之曰毋留此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
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
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
許大家當碎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妻號曰
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
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蚤耳官
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
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頽然無
起卽見在者且屬諸兮況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

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卽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尚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可相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土語豈真南蠻馭舌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爲國風獨不及楚爲疑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

過事不為人
設身處地想
者唯君子也

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
而秦風十篇尚序於豳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
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僭
王耶

一孝廉以占產結小民之怨小民憤甚一日含糞以
吐其面耳目口鼻皆穢污不堪衆孝廉群起而攻
此民適一縉紳聞之爲此民往解曰諸君勿遽怒
當思士夫的面固是面小民的口也是口彼自穢
其口豈所欲哉特有以迫之耳衆孝廉遂散而不

此句係為性
比乃天任耳

復助此一孝廉也。縉紳之言平等一視，真得孔門恕字衣鉢者，所以解衆人之怒如反掌也。

君子坦蕩蕩，坦是橫說，小人長戚戚，長是豎說，極妙。君子居易俟命，只是素位，再不願外，真是信步行。將去從天分付來，今朝只管今朝，明日由他明日。所以濶廣故從橫說，若小人者，一日而為百年之謀，一身而為子孫之慮，未得患，得既得患，失營營苟苟，無有休時，所以狹長故從豎說。聖賢文字，字字親切，乃爾。

從來說鬼神者無如葉敬君爲親切其荆關語曰心性之學何以質諸鬼神曰中庸論天命之性既曰不睹不聞論鬼神之德亦曰不見不聞論天命之性既曰萬物育焉論鬼神之德亦曰體物不遺故知中庸不是說鬼神只是說心性耳子不語怪力亂神以神之德至與怪力亂同列而共屏之何其薄鬼神也子又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夫其鬼而祭之諛也今之學者妄談鬼神往往以塵涸中無端妖孽奉爲奇鬼陰霾內無賴魔王奉爲明

神皆所謂非其鬼者耳且聖人明以視不見聽不聞者爲鬼神而今人競以視可見聽可聞者爲鬼神於是野狐精魅得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搖奪人之心志嗚呼此怪物也安得體物而不遺哉天地間竒奇怪怪何所不有謂空天曠地絕無鬼神吾不敢知謂充天塞地絕無邪鬼神吾不敢知但邪者必不可言鬼神言正者乃可以鬼神言邪者鬼神之奴婢正者鬼神之主君苟鬼神而正矣則其喜怒哀樂必是未發之中必是中節之和依然與

吾心吾性合符節也豈有天地自天地鬼神自鬼神而心性自心性者哉可見世間無兩樣鬼神天地之鬼神卽心性之鬼神也大都尼山有神不能述六經憲萬世禱尼山而生孔子孔子乃神矣崧岳有神不能藩四國宣四方降崧岳而生申甫申甫乃神矣懷山襄陵水爲祟也而不能不降伏於䟽鑿故河神不在水中而在司空之禹種植生息土之德也而不能不徼福於降種故穀神不在土中而在教稼之稷由是觀之人則真鬼神耳世更

有鬼于人神於人者乎故中庸下文亦更不言他鬼神而但言人而鬼神者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分明是人鬼人神也等人耳生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爲中和位育之鬼神沒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爲體物不遺之鬼神生則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其源爲深造自得之鬼神歿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爲不可度思之鬼神可見天地之性人爲貴莫貴于心性耳萬物之神人爲靈莫靈於心

性耳世人大都播弄精覓煎熬魄體漏泄智巧枯
槁神明故其生也乍起乍滅倏往倏來已是無定
河邊骨深閨夢裏人安得而稱體物不遺之鬼神
及其歿也拋身入彗辭夢歸夢徒然抱著露電泡
影逐著神馬尻輪安得而稱洋洋如在之鬼神若
是者何也惟其誠故不可掩惟其可掩則是其不
誠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
化鬼矣神矣其必在心性之誠矣

嘗聞漢馬援戒子有曰杜季良爲人豪俠父喪致客

數郡吾愛之敬之不願汝曹效之因舉畫虎爲喻
唐柳玭戒子有曰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一或失檢
得罪重於他人嗚呼兩公真格言哉余觀吳中如
王元美家世列卿貳蓋鼎族也延陵秦方伯燿雲
間喬憲長懋敬俱號名閥當乙未歲吳人以關白
未靖不時傳警在位者皆謹備之而元美仲子士
驥燿弟秦燈懋敬子名相俱自負貴介又王能文章
秦善談喬善書翰各有時名彼此相往來出入狹
斜酒中大叫傍不目人適遇海警盡攘臂起若將

可謂小人而無志
倖也

曰我且制倭我且侯我且立無前功者其時奸人
趙州平竄身諸公子間與納交引以自重每佩劍
遊酒樓博場皆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
也泛泛投刺富人大家曰吾曹欲首事靖島寇貸
君家千金爲餉富人懼焉或貸之百金數十金乃
去不貸者輒目攝曰爾爲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
勦汝家汝金非我有誰有耶蓋意在得金姑爲大
言駭若輩諸富人見其交諸公子又常佩劍出入
以爲必且帥其黨魚肉我奪我金也轟言趙州平

鞠

秦死於法
死於秦

王秦喬諸公子將爲叛事聞巡撫朱鑑塘檄有司
分擒之聞於朝曰是將叛又曰是爲妖言然鞠之
皆無實其後論趙州平及秦大辟王成喬配已而
江南人言其無實以爲冤竟成疑獄久繫元美家
有廝養名胡忠者善說平話元美酒酣輒命說解
客願忠每說明皇宋太祖我朝 武宗輒自稱朕
稱寡人爾人曰卿等以爲常然直戲耳士彙每携
忠曰漫胡作此等語座客皆大笑而聞聞乍聞者
諷亦曰彼且天子自爲以是并爲王罪至收之囚

圖之

此中

其情固非真目之叛目之妖言固過然亦

由秦王等自恃高門大閥交遊非類以至於此若能如馬援所云無效季良如柳玘所稱毋恃門第恂恂自守杜門謝客圖史自娛寧至受意外之禍如此哉余固記之以戒士夫子弟輕交遊謀禍如秦王輩者此亦雪濤集之言也

樗齋漫錄卷之十

甫里許自昌玄祐父篋

宋王伯厚論公孤二字甚好謂公則無私孤則無朋
今之爲公孤者亦嘗味其旨乎

焦澹園曰江漢以濯之言淨也秋陽以暴之言乾也
淨則不拖泥乾則不帶水聖學只是乾淨二字如
此說經令人意開

馬貳師曰語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俗傳如此此誤也乃可與言人無二三謂可與語

予讀出言五卷
文能乾淨者即學
問功夫皆對也

人也。若作可與人言無二三則心事亦曖昧甚矣。止。謗莫如自修禦寒莫如重裘重作平聲讀。乃修而益修之喻也。有一學究以爲輕重重字蓋未嘗衣輕裘者矣。

謹勿怨謗。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土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萑葉文。通曰。被謗時讀一過。幾欲拜彼叔孫。

嘗擬作一軒額以孤月以東坡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眉之。

夫須彌鐵圍九州四部三千大千昆侖蓬閼百川五
嶽無所不包弗于瞿耶閻浮鬱單仙佛凡聖中華
戎夷飛走翺蠕卉木土石無所不育此其所以爲
造化也十洲三島桃花馬秦梅岑洛伽拳石塊土
無所不蓄金堂玉室珍禽異獸蛟龍鱣鯨魚鼈鰐
鱔珊瑚珠貝浮尸斷梗無所不有此其所以爲滄
海也世界亦大矣道豈小乎哉人之曾懷瀕洞識
量寬舒計亦應爾北轅南轡不必一塗陸車水舟
不必一器物有鉅質不必局於小方世有竒踪不

必拘於常調異已者有可采不必與我盡同在人
者有足收不必問我所有智計苟新不必心思之
所嘗及事權適變不必耳目之所嘗經夫鉅人必
無細跡弘竅必無小聲英靈瓌偉之夫操挾恒異
而表豎不凡詎拘孿常局可以繩約而節束之哉
井蛙夏虫難與語大久矣我好黃老則鄙儒家爲
俗流我宗關洛則絀仙釋爲異教我崇有則闢虛
無我譚玄則斥實際我修細謹則惡宏達我稟椎
朴則害騷雅我尚文學則薄武備我講性命則輕

事功我厲矜莊則笑散朗之士我務軟退則病勇
果之夫意見苟合則雖嫖母之質飾爲夷光趣向
旣乖則雖荆山之珍詆爲頑石大賢往往播棄宵
人顧反登庸古者綿葛之嗟康瓠之嘆有以也昔
東方朔文辭不遜武帝不罪而偉其人嚴光足加
帝腹光武屈已而成其志陶弘景畫兩牛以傲梁
武梁武笑而聽之不強致李白大醉而入宮草樂
府脫靴捧硯無人臣禮玄宗敬其才不較也朱雲
京房以疏遠小臣並得與人王接膝而譚折檻而

諍殿廷之上不以爲駭河上公司馬承禎軒轅集
田遊岩孫思邈以至達摩寶誌麻襦玄奘咸方外
異人抱道負奇出入宮禁爲天子親禮承其顏色
聆其緒論不聞當時公卿大臣有異議唐文學諸
生朝譔一詩暮被於管絃夕奏一文朝書於御屏
而至尊時召供奉近臣從容賜坐讌飲欵洽宋時
至有天子請客之語蓋當宋明王治世也汲長孺
至不拜大將軍王生至命張大廷尉結襪孟嘉落
帽於桓大司馬之前庾大尉與諸叅佐僚屬雜坐

嘯咏胡荈達嘯鄭太穆爲于司空屬吏貽書司空
盛稱官卑俸薄不足活其百口索賄於襄陽語涉
跋扈司空休休笑而不怒每物令給半焉狂生路
罵韓魏公魏公不問有獻詩范文正者至云踏破
賀蘭掃清西海亦太跌宕矣文正亟收之舅情陵
轢卿相嘲侮豪傑帝每優容之阮嗣宗之徒清虛
通偉頽然自放蔑棄禮法脫去繩檢晉朝猶時加
保持謝安石携妓東山暮功之喪不廢絲竹而曾
不損當代清譽李長源白衣事人主乃欲枕至尊

股一動天文而青蓮元白諸賢風流醞藉彼時並不聞責以苛禮蘇長公爲守所至有西湖送流光於杯中。郡事於湖上士林豔慕其丰采千秋而下蕭蕭來喚人若在今日俱當挂吏議伏文法以疎狂見斥重則不保其腰領輕則投竄於遐荒矣歷代以來人情弘通法網濶略時未嘗乏賢良襄盛治世界氣象自是偉然可觀今局促狹隘罔密法嚴識恒狃於藩籬而議不通於寥廓士吐一奇論則指以爲迂狂立一奇節則驚以爲恠率巧猾

以富貴通顯為聖
賢嗟乎此豈世道之福哉此屠緯真頌洞篇也大
上

庸軟者循常襲故以揖拜擊曲為道德以簿書期
會為功業以錢穀米鹽為大計以富貴通顯為聖
賢嗟乎此豈世道之福哉此屠緯真頌洞篇也大
足以解拘儒之縛愛之錄之

黃豫章論奕謂弟子高師一着僅能及之爭先則後
之此千古至言詩文無不如此蓋師習者也弟子
高師一着乃巧耳僅能及之所云巧者不過習者
之門也

記曰有財此有用有用兩字具見經國理財手段若

不用而積之無用之地固非有用卽妄用而付之
無用之鄉亦非有用聖賢文字真是一字不肯虛
設

唐進士陳肅蜀蔡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
只緣多天下事大率如此凡多言多動多爭多取
俱爲人所憎惡蓋少則貴多則賤物理人情無不
一也

一人守五戒極嚴然皆戒之迹也一日侈口論酒戒
當急謂昏迷皆酒之果也友人謔之曰我醉後愈

醒何也其人曰不與你一世論昏醒此至言也必有所授非此人所能言也友人復譎之曰所以今世不飲酒者多昏迷乃前因耳聞者絕倒

一腐儒最不能奕又侈口以奕自負每對局必敗乃憤耻自誓不復奕一友詰其何以不復奕其人以持五戒對友曰奕不在五戒之內何以戒奕其人曰奕不免殺五戒以不殺爲首故戒之葉文通從旁大笑曰若如此說公却替他人戒了一座大笑白樂天賦牡丹有云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可以

身居其上者無不
可惡秀才見他
以治家

爲園囿之戒鄭雲叟賦珠翠有曰豈知兩片雲載
却數鄉稅可以爲歌舞之戒一衲子見此云此乃
秀才見識中人賦數鄉稅亦不至付之無用之地
匠氏工人衣食嫁娶實取之此矣

江令君曰夫財人所欲也得非其分卽財卽禍余官
姑蘇有潘姓者掘地開機得金二十萬以分其子
潘奎潘璧兩母出也璧年尚稚奎乘其病投毒餌
中殺璧隣人覺之以其家事也寢不敢發奎生二
子長名城次名垣城性聰穎然淫恣無度入貲爲

此後及
其
人
理

國子生司成姜鳳阿覽牒曰何名潘城爲增一壁
字父奎聞之甚不樂蓋所殺第名壁也已而壁城
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誘劉氏奴激怒其
父而歐之歿說者以爲壁再生爲壁城以子殺父
報殺第之業夫藏金無主者也然無故得之尚且
兄弟相殺父子相戮產盡人亡而後已則夫巧取
計奪獵人之財以自富者能保不爲禍哉昔人有
言吾辭禍非辭富達哉

邵堯夫有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天

下光景此爲第一義矣若不知幾定至花瓣沾泥
糟頭着枕

李虛已詩曾致堯謂其工而聲啞啞字極妙邇來袁
坤儀評文嘗曰不好聽卽此意也因思坡公三分
來文七分來讀似非戲語

今天下日弄紙牌而不知其義其義本自了然而反
爲宋江等名目所蔽塞蓋俱錢之數目也空沒文
半文錢以至九文錢十之數也十之後爲伯俗所
云索子乃伯之數也至今江以北尚以爲伯子是

其來遠矣然以一百合九百并千之數亦該之矣
故直接萬貫焉然自一萬貫至九萬貫亦得十萬之
數故又自二十萬起以至百萬千萬萬萬也至萬
萬而數終矣故紙牌止于是焉紫衲道人謂此四
十紙非精于易者不能爲篤論也其更妙處以空
沒文與萬萬貫並爲四賞真知無爲有之君者也
俗人亦知此乎

一老衲見人卜問乃曰不獨自家胞中尚有疑在亦
且爲鬼神所覷矣此衲豈尋常禿子也哉

得道之人形在衆人之中神超衆人之上所云遊世也天山遯天與山非不日在衆人眼前只是不能到他地步耳子貢仲尼日月也亦是如此說

嘗疑周子太極圖上下三圈俱不着色近見葉敬君言之甚徹錄之荆關語曰濂溪先生作太極圖第一圈清虛而不落色象圓滿而不墮晦空此天地之根也人心之初也執中之中而一貫之一也此一圈者外面無邊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中間無縫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其次陽動陰靜則

於太極圈中分象分名又其次金木水火土且於陰陽圈中分氣分位此直太極圈中之緒餘而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圈洎萬物化生之圈與太極圓圈同體而無二者何也太極之圈天地之心也能生陰陽五行而無陰陽五行之象者也男女之圈人之心也受生於陰陽五行而無陰陽五行之象者也萬物之圈物之心也亦受生於陰陽五行而無陰陽五行之象者也故此三圈各各同體吾以此知天地間止此三圈而已惟人也得其秀

而最靈則上而太極之圈下而萬物之圈盡從人
心一圈中包涵之吾以此又知天地間止此一圈
而已此一圈者分明是個心却不是血肉團之心
血肉團之心屬火與肝木肺金脾土腎水相對而
爲五此一箇圈寄於血肉團中而充滿於五臟際
藩於六合惟聖人主靜立人極則將此一圈直能
離軀殼而妙於不識不知離物累而遊於何思何
慮是之謂主靜卽所謂主一由此主靜者運而旋
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且五氣順布亦且四時

偕行亦且成男成女亦且萬物化生居然一太極
也是之謂立人極

栢生如拳柳盈把同時移根種庭下栢生未活柳已
榮春風飛飛意融冶青條眼看十餘尺踈陰朦朧
反藏栢栢底若羞不自膏傍人來觀爲栢惜飛霜
漸从時簷遷秀色不復如舊年折幹枯條委爨下
栢生無礙自參天此詩是劉敞先生所賦種栢篇
詞近而旨遠真有味之言也

黃山谷治平三年赴鄉舉詩以野無遺賢命題王文

芬謂歲寒無後
知栢之後出

衡者廬陵李詢讀詩中兩句云滑水空。藏月傳巖
深。鑽烟擊節稱賞以爲此人異日當以詩名擅四
海。遂膺首選。

竹坡黃伯庸老翁謠曰白頭老翁髮垂領牽孫與客
摩孫頂翁年八十歎無恤憐汝孩童困饑饉去年
雖旱猶半熟今年飛霜先殺菽去年雖饑猶一粥
今年甕盎無餘粟客謝主人將求去淚下如糜不
能語伶仃老病惟一身獨坐茅簷夜深雨夢回猶
自誤呼孫縣吏催租正打門深得諷刺之體因錄

之

屠長卿乘理篇大足消歇名心堅牢道念錄之篇云
聰明雄偉才子學無所不綜識無所不淹稅無所
不精辯無所不挫交遊遍海內聲名徹寰宇一語
之出座爲之傾一稅之播人爲之寶投轄陳遵置
驛鄭莊以筆爲塚以墨爲池以鉄爲限以人爲斗
以門爲龍以舟爲仙意氣籠罩風流掩映方且高
視濶步得意一時天壤間無益之事無一不料理
而於方寸中神明反茫不爲照顧一旦真氣耗盡

溘先朝露空名挂乎通都而白骨淪於糞壤百代
而下雖日在人口吻想慕其丰采彼白骨何知乎
世人競好立名念此心灰冷矣惟枯淡冲素善葆
此靈明雖時移運盡不免遷化而乘理條然必有
不朽者在嗟乎此至人所以必不肯以彼易此也
余友莫雲卿歿以詩弔之曰海內才名三十年九
衢風月五湖烟終懷老父蘭膏恨忍讀門生薤露
篇有客空然陳絮酒無人強起聽哀弦知君定入
遮須國何似清虛小有天客散高齋罷草玄英雄

列國至今數千歲
心傳和曰中之名
州於中亦三五矣

何事苦無年。雲邊乍冷。登山履湖上。今閒載酒船。
黃土老狐穿幕。雨白楊新鬼哭。秋煙墨池筆塚。俱
零落過客。澆墳濕紙錢。余此詩成。不堪自讀。曹子
桓云。文章者。不朽之盛事。人歿。精魂既散。形骸速
壞。安在其不朽。文章卽不朽於此人。何與焉。而况
般垂之巧。由基之射。積薪之弈。鍾王之書。顧張之
畫。雖研精入妙。絕類超羣。於人亦寧有秋毫益乎。
大哉造化。苞萬用而長無掩。衆巧而不有。故觀於
真宰。而人之沾沾執能者。媿矣。

好人到處齊如十
聖人今三人必齊
齊世好人在聖人
居太人必在聖人
故眼官皆持心
不居其語必有
好人與已可學其

雪濤集云進士吳曲羅諱化朱虞言諱一龍皆楚人
吳官鎮江朱官蘇州皆司理余時承乏長洲見虞
言貞亮粹白口如其心謂人品若此世不多得一
日曲羅謂虞言曰年兄真是好人虞言遜謝曲羅
曰好到好不筭好虞言曰既好便筭好安得不筭
曲羅曰你從胎中出來撞着的好人虞言曰撞着
好也筭好曲羅曰你若當時撞着不好安得這般
好故真正好人必須由自己做出噫曲羅此言雖
曰戲謔然而至理存焉嘗觀孔門子路出胎撞着

剛人卒蹈孔悝之難子羔出胎撞着善人未造聖人之域皆是學力弗到後世若陽羨周處其初撞着惡人然聞鄉里竊議改行從善遂成忠孝大節關中張載其初撞着俠客然聆二程說易撤席聽講卽成理學大儒此皆不靠撞着靠自己做人知天下有自己當做之人則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變化氣質何善不臻吾謂二公一時戲謔之言至理存焉蓋以此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

無之曰歌行悲如蛩蛩曰吟通乎流俗曰謠委曲
盡情曰曲此姜堯章語於詩說見之

陸放翁不如茅屋底四章其一鑄印大如斗佩劍長
挂願不如茅屋底睡到日高時其二南伐踰銅柱
西征出玉關不如茅屋底高枕看青山其三綺席
堆盤起珊瑚列庫藏不如茅屋底父子自耕桑其
四列鼎賓筵盛籠坊從騎都不如茅屋底醉倒喚
人扶此公晚年一丘一壑游戲翰墨之場高蹈之
風尚可想見也耶

國社稷樂公室中

今人行誼文章皆不求如古人惟於冠服間動必以古爲式所稱生今反古者非耶昔司馬溫公依古式作深衣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邵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嘆其言合理生今反古者思之

不與終史者兼也
之意也

漢初爲傳注者皆與經別行春秋三傳之文亦皆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至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是後漢以

來始就經爲注也

今人以頭豎於地以脚番上爲觚斗戲諸書皆作觚
斗惟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堅未收跟字注脚
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爲跟也或作跟則觚斗字當
從孫吾與爲跟頭謂以頭爲跟也今作觚斗兩字
皆誤

人間世自有參差不能如一者自是正理如周天有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三百六十度可矣
而必加之五又加之以四分度之一一歲有十二

阮富人明書
好風以肩不取
在制家敗士全
事也當信然
者外天也今
子天

月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宜無餘欠矣然氣則盈而朔則虛故律之數必有空積忽微玄之數亦有奇零假借是天地造化猶不能無有餘不足而況於人乎

魏李預好服玉屑而不戒酒色遂至病篤乃謂妻子曰服玉者必屏居山林排棄嗜欲余謂守此二言何必服玉

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于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

所以進李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豈盡反耶左右皆失笑近一友有母喪偶食紅米飲一腐儒以爲非居喪者所宜詰其故謂色紅也友答曰然則食白米飯者皆有喪耶其人語塞可謂與前語同快友人馬貳師作七夕小詩曰瓜果遙陳禮碧空家家乞巧小庭中若言今日人心巧管取天孫拜下風其中秋者曰纔到中秋月乍明虎丘游舫客如鱗不知滿地笙歌裡幾箇無憂無慮人一以規世一以喚世可謂以韻語作佛事者矣

生涯千項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裡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此釣臺詩也。不知何人作。可謂寫狂奴之照也已。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于慮策讀一篇。嘆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仔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辛援之登朝。兩人相知。不必言矣。而誠齋之語。却中秀才膏肓。

唯出於誠齋
之。高下信

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
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辭飲
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
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
月入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
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各一團月此楊誠
齋月下傳杯詩也此老自謂彷彿太白豈欺我也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
糗之說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

何不去唯微嘉
美於王使

適口者珍臣止知釐汁爲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
痛飲夜半吻噪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蓋盍引缶
連沃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腊殆恐不及
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之而未暇也 上咲而然
之

宋時有諛王安石者嘗守番禺以書求安石曰某所
恨微軀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函相一藟銘庶幾
名附雄文不磨滅乎後世近有乞生壙志於名公
貴人者想同之也樗道人曰小人醜態乃至于此

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卒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音調出於性情性情和而後音調諧此天地自然之妙不假安排者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辭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協入聲律宋玉灼碧雞漫志謂之暗合孫吳余按今人之以諸公詩賦譜諸管絃者皆更換其句錯綜其章添減其字方於聲律可協皆非諸公原文也於孫吳終非暗合矣

神木之實才地心
地木之實才地心

諸葛武侯以醜婦爲養心之資余謂妬婦亦然南唐
樞密杜業妻張氏甚妬烈祖命元皇后召張誠之
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非婦道所
宜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
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若縱之
反貽其禍將誤於任使矣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
銀盤綵段賞之樛道人云此妬婦佞詞烈祖亦爲
所欺矣

張孟竒曰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黃冊自

今謂之天下
此不聞姓者
也

劉宋時已有之齊高帝卽位嘗勅虞玩之與傅堅
意檢定詔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云云時亦
稱八籍今世多不解黃字之義余偶閱唐開元制
凡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有一
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造計帖三年一造戶籍卽
今之黃冊也謂之曰黃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
名之耳